

新冠疫情中的达累斯萨拉姆

李乖琼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坦桑尼亚

一年的志愿服务加上两年多的留学创业，我与坦桑尼亚相处已经三年有余，从原来的“我们中国”变成如今的“我们中国，咱们坦桑”，朋友笑称我是一个年轻的“老坦桑”。然而，只有我知道自己对坦桑的了解才刚起步，碰上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虽说创业之路遭受挫折，却也以另一种方式加快加深了我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了解。以下是我个人在这次疫情中的经历和体会：

一、“中国加油”

2020年2月1日，在国内过完一个“封闭式”春节后，我按照原订返程计划回到坦桑。今年特殊，出远门之前妈妈除了给我准备特产以外，还得为我去找口罩。家里没有口罩，那时候国内口罩已经成了紧俏商品，市里、县里各大药店都买不到口罩。好不容易在小姨家找了几个，原是表妹很早以前买的一包，给我拿了几个应急用。

从广州起飞中转卡塔尔飞抵坦桑尼亚，国内机场的全员

戴口罩到卡塔尔机场的部分人戴口罩，再到坦桑机场的几乎没人戴口罩。来机场接我的是埃尔费德（坦桑人）和贾巴里（中国人），二人刚见到我时还刻意跟我保持距离，不停抛出问题向我询问有关国内疫情的情况，言语间透露出对新冠病毒的好奇与恐惧。

那时坦桑还没有病例出现，当地生产生活未受影响。Breeze 餐厅的经营情况正慢慢步入正轨，厨师加服务员一共有 8 名员工。十几天不见，出于或礼节或好奇或关心，员工们会问我回家这段时间过的怎么样？我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家之后每天只能呆在家里，没有什么机会外出。他们也会关切地询问：“这个病毒是不是很可怕？在中国这个疫情真的很严重吗？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又说在网上看到很多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视频，还一副求证的样子把网上看到的视频翻给我看，视频内容大约就是广场上、公交上一些人突然就一个一个倒地不起，一看就是些无良媒体人胡乱拼凑的视频。我跟他们说视频是假的，中国的疫情没有严重到如此夸张的地步，但是这个病传染性强，又暂时没有治疗的特效药，所以我们只能尽力去预防。戴口罩、隔离这些基本的预防措施是必须的，我们呆在家里，不随意外出也是响应国家号召，降低病毒扩散几率，为科学家研究出疫苗或药物赢得时间。毕竟没有亲身体会，我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副听故事的表情，听完后厨师老布还说：“希尔达，幸好你来坦桑了，我们这里没有病毒，你就呆在坦桑，先不要回去”，两个女服务员也说：“希尔达，你不要担心，一切会好起来的，我们去教堂的时候会帮中国祈祷，你平常也可以祈祷，我们一起祈祷”。对他们动不动就想用祷告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已

经习惯得差不多了，比如 Breeze 有一段时间生意不好，几个服务员也说以后要多祈祷，我还开启“讲道理”模式，跟他们说方向错了，祈祷没用，应该好好研究怎么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再“讲道理”，他们说要去教堂为中国祈祷，我觉得这跟迷信无关，而是一种善意。

那个时期，来自坦桑的善意还真不少。2月5日的时候，很多坦桑华人都在朋友圈转发一个短视频，视频是由名为 Silent Ocean Tanzania 的国际海运公司制作的，视频里好几位坦桑尼亚人一人一句，用斯语和英语轮换说着“中国加油、中国坚强”，在祖国抗击疫情的紧张时刻，这短短的视频给我们带来了温暖。此外，心系祖国的坦桑华人华侨也努力汇聚爱心，为祖国抗疫助力。2020年2月15日，坦桑尼亚爱心华人捐赠的钱款换来的抗疫物资从坦桑被运抵国内，物资包括14万个口罩、29万只医用手套，这些物资都是华助中心工作人员和爱国华人华侨从坦桑各个药店购买所得。



图1 坦桑华人支援祖国的抗疫物资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二、“China Corona”

2020年3月7日，我的车在马路上与别人的车发生刚

蹭，事故发生后，我赶紧联系了当地的朋友。在坦桑，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自己往往没法处理，还是要当地朋友出面。对方司机说要等交警来处理，我也没意见。在等待交警来的时候，围上来几个看热闹的当地人。天气热，加上又出了事故，我心情有些烦躁，哪知围观的一个小年轻跑来冲着我喊“China Corona”。之前有看到过发生在一些国家的针对华人新冠歧视之类的新闻，虽然也有一定心理准备，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感到很气愤。那家伙第一次这么叫，我刻意忽略了，并未理他。没想到他还来劲了，连续叫好几次。我没忍住，决定去跟他“讲道理”。尽管带着愤怒的情绪是不适合讲道理的，现在回忆起来我只是记得说过，“疫情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你们不要幸灾乐祸”，用的是英文，但是这种街头小混混大都未受过什么学校教育，估计他们也未听懂。交警到了，他们在事故现场勘察，拿着本子写写画画，把事故现场画下来，以备鉴定事故责任。我的朋友到了以后，我着把刚发生的“China Corona”的事情跟他做了还原。我问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他说：“那些人很蠢，但是 Hilda，我建议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去跟这些人起冲突，如果他们只是说一些难听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去搭理他们，你首先要保护自己，毕竟你是一个外国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又没有熟人在身边的時候更要提高警惕。如果你有当地朋友一起，他们会维护你，比如如果当时我在现场，作为一个坦桑尼亚人，我就会让他闭嘴，甚至还可以骂他，但是你不能这样做。当然，坦桑的法律对外国人也有保护的，他对你使用了辱骂、歧视的语言，你也可以去警察局报案，只不过这个是理论上的，实践起来是另一回事。”

三、老布失业了！

3月16号坦桑大陆第一个新冠阳性确诊，为坦桑籍；3月18日桑给巴尔首例阳性确诊，德国籍；当天，坦桑大陆还确诊了本国第三例阳性患者。首例确诊的都不是中国人，而这些人没有近期中国旅行史，这其实让在坦华人松了一口气。虽然说不论他们是什么国籍，对坦桑抗疫形势来说没什么区别，但对华人而言，影响结果可能大不一样。结合我3月7日的遭遇，在那样一个形势下，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部分坦桑人可能产生对当地华人的不理性言论和行为。不得不说这是中国驻坦使馆早早指导旅坦华人进行自觉隔离与防护的一大阶段性成果。在坦桑确诊首例新冠阳性之前，当地政府尚未出台针对外国入境旅客的管理措施，但中国驻坦使馆和华人从2月份开始就倡导国内到坦桑的华人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大多数华人也都自觉执行。

在坦桑尼亚还没有确诊病例时，大部分当地民众还没有任何危机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考虑疫情到达坦桑的可能性。尤其是当非洲大陆有国家出现病例时，我试图规划Breeze餐厅的前景，更多地是考虑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应该如何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是似乎能改变的也不多，所做的仅仅是去当地药店买了两盒口罩，以备不时之需，记得那时候药店口罩才卖10000先令（约30人民币）一盒。

第一个新冠阳性病例的出现，让我悬着的心又咯噔了一下，该来的还是来了。后面陆续有新病例出现，而政府

从首例确诊到发布关闭学校、停止公共集会和体育赛事活动等的通知就用了 2 天时间。店里员工对疫情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在傍晚休息的时候会聚在一起，守着保安伊赛亚的手机听新闻广播，等待有关疫情更多的消息。大家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怎么办？我首先想到的是让所有员工戴上口罩，按照国内经验，口罩要使用 N95 或者一次性医用口罩，不能用一般的防尘、防晒口罩取代，每个一次性口罩佩戴 4 小时更换一次，且需正确佩戴。3 月 17 日，我手里只有两盒口罩，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18 日再去药店时，口罩价格已经翻了好几番。最高的时候一盒一次性医用口罩可以卖到 100000 先令（约 300 人民币）。因坦桑市场的医用口罩均为进口，加上其他国家也都在抗疫，市场上仅有口罩都是之前的存货，所以数量非常有限。我有些后悔前几天没有多买一些，但转念一想，按照中国国内当时的防疫经验，光有口罩也不行啊，员工有口罩，客人也不一定有口罩，Breeze 员工上下班还都是坐公交，而坐过无数次坦桑公交的我很清楚其拥挤程度，由于坦桑的公交车大多是日本国内淘汰的小学或幼儿园校车，所以每个座位都很小，并排两个座位往往只能一个人坐，两人一前一后错开，也只能勉强坐下。一辆车大概 20 个座位，但是高峰时候能挤 40 人，大半人就只能站着，且人贴人。另外，有住宿较远的员工，回家需倒三趟车也是常事。此外，他们每天回家跟家人一起生活起居，他们家人的防护又是个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在接下来的几天，Breeze 的客人明显减少了。虽心

有不甘，但综合考虑，Breeze 似乎只有暂停营业这一个选择。当我还在纠结的时候，附近大一些的餐饮同行已经陆续开始采取行动，贴出暂停堂食，仅提供外卖服务的通知。见状，我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也决定暂停营业。我给每个员工多结了半个月的工资，嘱咐大家做好防护，尽量呆在家里，不要到处跑，等疫情好了再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因整个大环境都很紧张，大家对这个刚刚到达坦桑的病毒的恐惧要大过对失业的恐惧，抱着病毒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的希望，怀着可以拿工资休假的心态，甚至没有做过多的感叹和纠结，大家就都回家了。对于什么时候重新开业，我没有他们那样乐观，觉得短时间内希望渺茫。

跟我一样不乐观的是厨师老布。老布是店里的烧烤师傅，三十岁的年纪，在坦桑已算中年人了。跟那些没有家室的小年轻不一样，老布身上有家庭的担子。他孩子两岁，妻子全职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老布的工作是家里唯一收入来源。好在他有一技之长，有一手好的厨艺。当初是我把老布从 Container Bar（一个当地烤肉吧）叫过来的，工资是每月 50 万坦先令（约人民币 1500 元），工资水平是普通服务员的两倍，基本够他们一家三口的开销。宣布停业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面露难色的员工，尽管手里握着一个半月的工资，他还是问了我好几次，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再上班？



图2 疫情以前的老布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两个星期之后，老布给我发信息说家里没钱了，孩子生病需去医院，问我可不可以先借他 20 万先令。考虑到是救急，能力范围之内，我转了 10 万先令给他。我跟他：“不好意思，我没有 20 万可借给你，但这 10 万是作为朋友帮助你的，这个钱不用你还。”朴实的老布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后来没有再问我借过钱，但是他有问我说如果暂时 Breeze 不开业，他可不可以去找找其他工作？我说当然可以，有任何的工作机会你都可以去。

疫情期间，餐饮是受到重创的行业之一，对一个失业的厨师来说，其影响可想而知。后来他又继续询问我什么时候重新开业？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我知道老布还没有找到工作，便也帮他留心其他工作机会。偶然听到一个

中国工程公司的施工队在招工人，我就立马联系了老布，虽然不是老本行，但这个时候，有份工作可以糊口就应抓住机会。他也很开心地来了，然而对方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在疫情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吃住统一在工地，不能擅自外出和回家。要是半个月前，老布可能还会因为不能回家而放弃这个工作，但现实已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他想了想说：“好的，我让我老婆带孩子回老家。这样我就可以住在工地上班，不用担心家里了。”本来说好三天后跟其他几个应聘的工人一起去工地，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新情况。因为另一家在坦中资企业实施了封闭式管理之后，惹得当地员工不满，告到当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此提出了批评，强调说要禁止企业以疫情为借口剥夺员工回家的权利。另外，此事媒体也报道了，影响不太好。其他中资企业不得不吸取教训，既然封闭式管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又要求不能以疫情为由随意辞退员工，对方公司也只能暂停新员工招收以降低风险，招聘计划取消。就这样，老布还是无法获得一个就业的机会。

除了老布，Breeze 的其他员工后来也都陆续跟我联系过，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情况，有的找了其他工作，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比如卡斯托就回了老家。对于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是无法在达市继续呆下去的，仅房租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回老家至少不要房租，物价也低。疫情紧张的那段时间“撤回乡下老家”成了很多达市失业人员的选择。此外，作为一种防疫方式，一些人也选择把不需要上班又是高危感染群体的孩子和老人送回乡下老家。



图3 回到老家的卡斯托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四、一颗回家的心

尽管我们希望一切能尽快好起来，但全球疫情形势却日趋紧张，海外华人的回国之路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在2020年7月，有一个在肯尼亚的华人朋友凯文要通过陆路来坦桑，他说会自己坐车到边境，然后希望我安排车去边境接他。我隔离在家憋得太久，也对边境有一些好奇，便提出跟司机一起去。这个边关叫 Lungalunga Border，属于坦嘎省的地界。早晨6点，我们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一路狂奔，大约11点到坦嘎市区，跟司机在市区吃个早饭，再开车一小时左右到达 Lungalunga 边境。我联系了凯文，他还没到，原本说的是中午12点，结果多等了大概2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左右，

他才发信息说已到边境。我们开车进入两国边关区，区域内有两栋办公楼，是两个国家的出入境大厅。两栋楼之间相隔一公里左右，楼前分别挂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国旗。

我们先走进坦桑的出入境大厅，询问应该在哪里等从肯尼亚过来的朋友。这个边关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忙，大厅内各个窗口前基本都空着，工作人员有的戴着口罩，有的没有，门口放置了洗手的水桶，但装洗手液的瓶子看上去已空了几天。我跟工作人员说朋友凯文不会语言，可能在出入境的时候需要我帮忙翻译，他建议我去另一个办公楼（肯尼亚出入境大厅）去询问。走到肯尼亚出入境大厅，门口同样有洗手装置，配了洗手液。我很自觉又洗了洗，司机没洗就想进去，结果被门口保安拦下，提示说要先洗手，司机说自己刚刚才洗过。肯尼亚保安指了指贴在门口的通知，强调进入大厅前必须戴口罩和洗手。进入以后发现，肯尼亚这大厅要比坦桑那个宽敞一些，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戴了口罩。司机过去询问，我看着司机和肯尼亚工作人员全程用斯瓦希里语打招呼、交流，心想如果没有那一纸护照，还真是没法区分他们的国籍。由于大厅不让等人，肯工作人员看了司机的坦桑身份证后要求我们去坦桑那边去等，并且跟我说：“不会语言不会影响他出关的，我们这里来来回回走过很多不懂语言的中国人，他们知道怎么做。”

从我朋友说自己抵达边境到真正过关出来，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终于顺利办完手续，坐上了我们的车。这个华人朋友原本是年前到肯尼亚考察，后因疫情，肯尼亚封城，国际航班停航，只能“原地抗疫”，在肯尼亚的一个小镇上一呆就是小半年。听闻坦桑的国际航班开通，又是肯尼亚邻国，便想到陆路到坦桑，再从坦桑回国。我问了一下他机票的价

格，仅机票小三万人民币，而且之前已订过几次，但各种政策原因航班无法起航，仅改签、退票就已花了不少钱，总共算起来回国一趟得花五万人民币左右。但他倒没有抱怨，反而觉得挺幸运，说坦桑机场能走国际航班，为自己回国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到旅店时候已是晚上8点多，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只要说起能回国，他就难掩兴奋和激动。所幸几天后他如愿回到中国。



图4 尼雷尔机场准备回国的中国人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五、美景寂寥

回国之难，无疑也就意味着国际往返之不易，作为坦桑尼亚重要支柱产业的旅游业也就自然陷入了困境。8月，有朋友约着去塞伦盖蒂公园游玩，因疫情原因，旅游业在世界各地都跌到谷底，坦桑也不例外。为了刺激境内游客消费，塞伦盖蒂大草原的团费用已到历史新低，约是高峰时的一半。8月的大草原是最适合看动物的，尽管草木枯黄，但一片片人

工焚烧过的草原上萌出绿芽，生机盎然之势。动物都没有了藏身之地，更不用费力寻找。我们的导游兼司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向导，萧条之下，他已好多天没有接到工作。我们的到来，使他终于可以再开起陆地巡洋舰在他熟悉的草原奔驰穿梭，心情大好。跟着司机在塞伦盖蒂追逐非洲大草原的美，得益于他对这片茫茫草原的熟悉和对生活于此的动物的了解，我们有幸在两天之内就看过了生活在这里的几乎所有的动物。一路上我们很少遇到其他游览车，同行的朋友已来过塞伦盖蒂很多次。据他们讲述，以前这个时间的草原上可见很多来往的车辆，一茬接一茬的游客，草原里的酒店在旺季都要提前很久预定，且价格不菲。现如今，入住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酒店餐厅连自助餐都没法开，游客用餐只能单点。我想，“人气”比以往低了那么多，动物们可能也会有些不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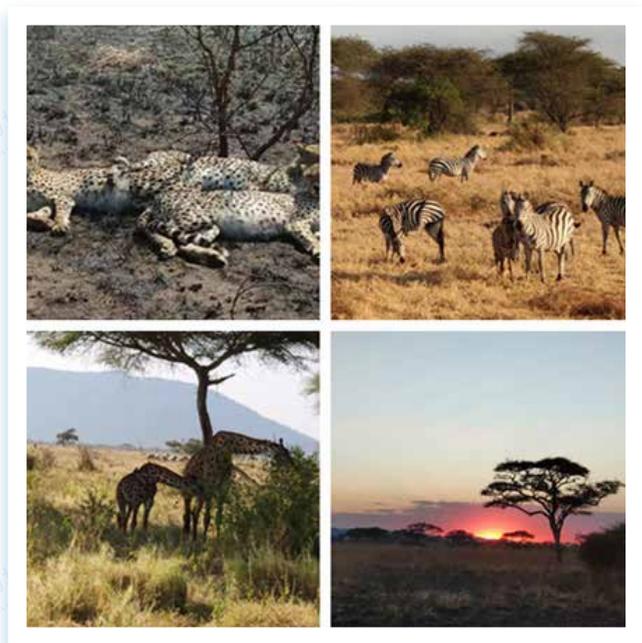


图 5 8 月份的塞伦盖蒂草原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9月份我还去了一趟桑岛，桑岛被称为“印度洋上的绿松石”，是东非旅游胜地之一，每年要接待几十万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作为桑岛经济支柱的旅游业遭到疫情冲击，游客人数大幅下降。在石头城的街道里，除了一些当地的孩子在嬉戏打闹外，看不到什么游客，步行街卖各种工艺品的商铺稀稀疏疏地开着。街面是那么的安静，偶尔走过一个游客，店主那“欢迎进来看看”的招呼声都快能在巷子里产生回音。海边的酒店入住率也很低，无需预约，直接到店订房，还可现场讲价。跟几个朋友以原价的三分之一的价格住了一个四星海边酒店，却发现整个酒店区竟然只有我们四个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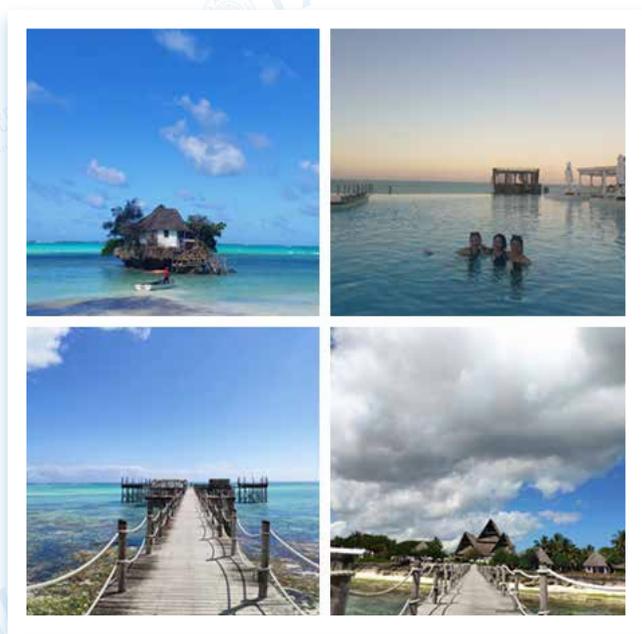


图6 9月份的桑给巴尔岛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疫情之下，除了基于自己的亲身体会对疫情下的达累斯萨拉姆有一个认知以外，我对当地朋友的防疫日常也颇有兴趣。在此选择几个我相对熟悉的当地朋友的经历以作分享。

六、自我熏蒸的警察朋友

在疫情形势最紧张的3月和4月，官方通报显示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有几天，确诊的数据陡然上升。一个警察朋友跟我说自己感染新冠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说自己感染新冠的。

我：“你去医院做过检测了吗？”

他：“没有，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有那些症状。”

我：“那你要怎么办？”

他：“我已经去警察局医务室打过报告，然后请了假，可休息两星期。”

我：“那些跟你一起共事的同事，他们不需要隔离吗？”

他：“他们有症状的，不舒服的请假休息，没有症状的要继续工作呀！”

我：“那像关在警察局的犯人怎么办？会给他们分发口罩、消毒液吗？”

他：“我不知道怎么办，没什么办法，我们办案警察还要自己找口罩呢。而且口罩真的有用吗？有多大用呢？”

我：“但是这样很危险啊！”

他：“那也没办法，死了就死了，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我知道我会没事的，我是上帝的儿子。”

他比我想的要淡定，跟我说这个病毒没有那么可怕，他一个朋友比他先感染，也是呆在家里，就用传统的熏蒸方法，每天熏两次，且那个朋友已慢慢好起来了。我很好奇，就问他具体怎么熏蒸？他还给我拍了一个视频。视频里，他把市场上买来的草药配方，放到锅里，熬煮两个小时，可闻到浓郁的草药味道之后，把还在沸腾的锅端到地上，自己围

着锅一坐，用一条被子或者毯子把人跟草药锅一起覆盖，也可只把头伸进去熏，到满头大汗为止。我只能祝他早日康复，建议他要自我隔离。大概一个月后，他说自己已痊愈，而且半个月前就开始工作了。我说你确定你得了新冠吗？他说：“我也不知道，但事实说明这个熏蒸方法真不错，就算不能治疗新冠，也可以治疗别的病，没事熏一下可以预防。”



图7 坦桑传统熏蒸疗法

图片来源: images.google.com

七、戴口罩的公交售票员

4月20日的时候，时任达累斯萨拉姆省的省长马孔达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出门戴口罩，并强调任何形式的口罩都可以。出门采购的路上一看，口罩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所见之处几乎每个人都戴了口罩，各种各样、五颜六色，戴法也是千奇百怪。

印象最深的要数那些公交司机售票员（负责收钱和揽客），在我印象中他们总是站在公交车门口，单手扶着车门，半个身子探在外面，不断招揽乘客，每到一个站台就上蹿下跳，身姿灵活。高峰时段，车内总是异常拥挤。争先恐后的乘客想着能挤上就挤上去，售票员也想多挤上一个是一个，

当挤到车门都关不上的时候，售票员就用力把最后一个客人往里一推，干脆用自己的身体当车门了。政府要求戴口罩那段时间，这些售票员脸上戴的口罩也跟他们自己一样跳脱，那个头巾口罩的位置总是在脖子和脸之间随意切换。政府有规定疫情期间公交不能再站人，而且每个站点要求设洗手装置，要求乘客先洗手后登车，所有人配戴口罩。这下好了，公交运营商开始抱怨，不能站人，意味着跟原来相比收入要减一半。此外，据说为保证防疫措施落实，路上的交警出勤率大大提高，这些公交被拦下检查的次数也随之多了起来。这些老旧公交车多少都有些问题，所以花小费的次数也多起来了。这样一来，有些公交干脆停了不跑。之所以如此，坦桑的公交是私人所有，私人负责经营，个人可以买车，雇一个司机，要跑哪一条路线就申请，然后给政府交申请的费用就可以运营，自负盈亏。



图8 达累斯萨拉姆街头戴口罩的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八、活力四射的健身伙伴们

从坦桑官方4月底最后一次发布新冠疫情数据之后，再无数据更新。在疫情扑朔迷离的5月、6月，我没有怎么出门，每天主要就是自己锻炼身体，保证饮食和睡眠，看新闻了解疫情变化。外出采购生活物资时的几次外出让我看到变化在逐渐发生，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又把口罩都摘了，而且十字路口那些乞讨的大人、小孩又多了起来，原来很多公共场所设置的洗手装置有些已按不出水。

到7月份，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城市似乎已经完全恢复成疫情之前的模样了。然而，疫情真的过去了吗？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好似雾里看花，总感觉看不太清。没有官方数据，我对当地疫情的判断只能基于自己所接触的人和事。原来经常在一起健身的小伙伴，有健身房老板奇尔、电视节目主持人塞巴和创业大学生莉莎。从2018年开始，我四人就组了个小团队一起健身，莉莎还是我拳击课的搭档。我们健身的地点是奇尔的健身房，健身房在4月1日因为疫情宣布暂停营业，6月1日重新营业。我对不明朗的疫情有些担忧便没再去健身房参加健身小组的活动。我问奇尔健身房的经营情况，他说开业是因为几个老顾客觉得疫情形势缓和，想回归健身房，所以一直建议他重新开业。没想到重新开业没多久，健身房就差不多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塞巴除了电视节目主持的工作之外，还兼职婚礼司仪，经常在各大婚礼现场串场。6月末的时候，他那停更了几周的Ins动态里便又晒出自己在各种婚礼现场主持的图片。莉莎跟妈妈在市郊农场种的西红柿和秋葵也开始上市，她还做了鲜果果汁派送；此外，她每天坚持健身4小时以上，进步很快，11月份

的时候已开始在健身房当教练指导他人。看着他们一个个仿佛没事一样工作和生活，我是有点惊奇又有点羡慕。



图9 四人健身小队合影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九、激情的创业青年艾力

艾力是新媒体从业者，刚毕业的时候做过智库交流中心的媒体咨询顾问，担任过 Zoom 在坦桑的运营经理。辞职后自主创业，承包过农场，现在开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疫情开始时，我问他的工作室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他说因为他的业务是广告策划，主要为客户提供方案，除了偶尔有客户提出面谈的要求，其他时候是可以实现线上办公。他听说我的餐厅因为疫情停业之后，曾建议我改成外卖服务，但是我根据餐厅的实际情况核算了成本收益之后，选择停业。倒是艾力 2019 年跟朋友一起创立的 Distro 线上酒水销售平台，在疫情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Distro 作为酒水销售网站，服务内容是实现达市城区线上酒水配送服务。几乎所

有在当地酒吧里找得到的各类酒水，都能在 Distro 官网上订购，达市城区客户在下单后 10-30 分钟内就能完成配送。

坦桑人的“酒文化”和“酒吧文化”与中国人的“酒文化”大相径庭。“酒”在坦桑人民的生活中很少作为“社交工具”出现，坦桑人喝酒多是一种享受，工作太累买瓶酒解乏，放松休闲喝点酒助兴。当地的非穆斯林群众，不论男女，没事就喜欢喝点酒。达市大大小小、各种规模和档次的酒吧多如牛毛，分布在各个社区和街道。每逢周末、节假日或者有足球比赛的日子，大大小小的酒吧里挤满客人，他们举着手里的瓶子或杯子，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不自觉地踱起非洲舞步。平常的日子，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哪怕一粒花生米都没有，也能抱瓶酒喝得有滋有味。但是比起在家喝酒，更多人喜欢去酒吧喝酒，享受那个氛围。据艾力说，2019 年 Distro 推出以后，一直不温不火。而就在第一波疫情开始之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Distro 的用户数量实现了一个小爆发。艾力认为背后原因可能是：大量酒吧暂停营业，喝酒的场地转到家中；很多人因为疫情刻意减少外出，自己去买酒的意愿降低；紧张疫情形势下心理紧张，加强了大家对喝酒的热衷程度。

到 6 月份，大部分实体酒吧重新开业。艾力的 Distro 网店又推出了线下迷你移动酒吧。移动迷你酒吧配备专业调酒师，他们去到各种活动、聚会现场提供酒水服务，艾力更新的动态图片不仅显示了他这个迷你吧做得“风生水起”，也说明达市民众的各种聚会活动又兴盛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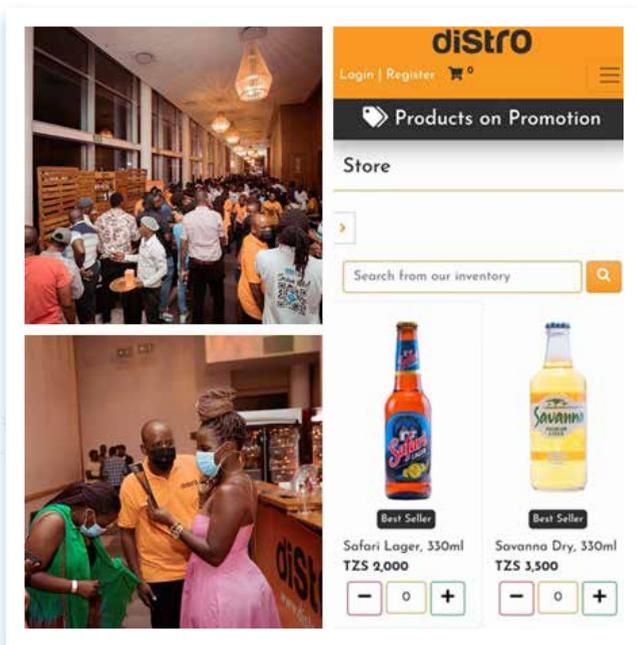


图 10 Distro 的线上和线下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十、大选中的苏勒曼和勒宁

苏勒曼是一名年轻的坦桑尼亚革命党（简称“CCM”）官员，是 CCM 党主席顾问团的成员。对于苏勒曼来说，他的新冠经历似乎更具“波澜”。因他有中国留学经历，结识了几个中国好友。就在 1 月份的时候苏勒曼还受朋友之邀去了一趟中国武汉。回到坦桑之后不久，就听说武汉疫情暴发了，他一度非常担心自己可能被传染，而当时坦桑甚至还没有检测能力，只能干着急，只不过前期一直没有什么症状。直到 3 月份，坦桑有确诊病例之后，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出现一些新冠类似症状，在去医院做完检测后，结果显示新冠阳性。一起确诊的还有他的妻子，好在两人都为轻症，便选择在家自我隔离，隔离期间两人吃了一些苏勒曼之前从中

国带回来的感冒药，又尝试了坦桑传统的熏蒸疗法，后来身体也慢慢恢复了。

坦桑青年联盟是当地一个致力于推动青年发展的 NGO 组织。与以往一样，该组织今年依然在坦桑选举委员会安排出来的选举观察组织的名单中。这个 NGO 组织的负责人勒宁，是我认识的第三个说自己患过新冠后痊愈的坦桑人。因想了解当地非政府组织大选观察实践，我们 10 月见过一面，他看起来挺精神，充满活力、侃侃而谈。提起自己患新冠的经历，他倒是轻描淡写。他说自己年轻，加上平常都有锻炼的习惯，所以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他个人也没有很大的情绪波动。医院医生也觉得他症状轻微，建议居家隔离恢复。他在家也用了熏蒸疗法，每天大量喝水，特别注意保证饮食规律和睡眠充足，慢慢症状也消失了。勒宁说：“我很庆幸自己能重获健康，上帝是好的。”

因为工作需要，在整个 9 月到 11 月中旬这段大选的关键时期，苏勒曼和勒宁都往返于达市和各大选区，马不停蹄，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各种开会、集会活动现场都是人员聚集的场所，与以往的大选年相比，这些集会活动不论是规模，还是频次均没有因为新冠而受到影响。



图 11 2020 坦桑大选集会

图片来源：Instagram

十一、穿上婚纱的克莉

律师克莉，律师家庭出身，在一家港资矿业公司做法务。她性格开朗，讲话幽默，我总能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不卑不亢”的品质。她曾经感叹：“你们中国人真有智慧，什么东西都能造，最关键是可以根据不同顾客、不同消费能力提供不一样的产品。有些坦桑人总是抱怨中国产品质量不好，他们错了，‘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也能享受高质量的中国制造。”有时候也跟我抱怨说有中国人不喜欢遵守规则，找她办签证，就扔给她一个护照，在官方需要的其他材料都没有的情况要求她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办好。“还有部分中国客户，他们总是不分时间打电话和发消息给我，每次都是没有称呼，直接提出要求和命令。我觉得他们很不礼貌，对于那种粗鲁的客户，我干脆就不接待了”，她无奈地说。

3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见过一面，因为知道我2月份刚从国内回来，她见了面第一句话先说：“哦，希尔达，我想你了，我想拥抱你，但是我害怕病毒，听说病毒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最好不要拥抱，哈哈！”她是我见的第一个戴了医用口罩的坦桑人，聊天时又从包里掏出了一瓶消毒液，挤挤在手上，连头发上都抹一抹，看得我想笑。她说，“我要爱惜我的生命，我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还要挣很多钱”。边说边笑，说话间还跟我抱怨自己花12000先令在超市买的100毫升装的消毒液价格过高，毕竟之前也就卖3000先令。克莉原计划在2020年7月结婚，婚期大半年前就定下了，还特意邀请我给她当伴娘。3月下旬坦桑出现疫情，政府宣布减少集会后，她通知我说婚期要延迟。5月份的时候

又告诉我说婚礼将如期举行，因为坦桑的疫情似乎没有想象中可怕。

7月4日，克莉结婚的日子。我第一次以伴娘角色去体验坦桑当地婚礼仪式，尤其是特殊时期疫情形势的不明朗让我对这次经历有了不一样的感触。坦桑传统婚礼程序非常复杂，单是伴娘团就有各种“会议”要开，要统一衣服、鞋子、首饰、美甲，还要练习开场舞，婚礼当天统一化妆、做头发……伴娘的行程都是有人统一安排的。克莉精心策划的婚礼，作为伴娘，我们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努力配合。白天又是去教堂，又是陪新人去拍照。婚礼晚宴安排在 Lugalo 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现场布置精美又大气，到场宾客近五六百人，大人小孩都着盛装。音乐声起，皎洁月光下，新郎新娘在一波又一波宾客的簇拥下，载歌载舞，空气中满是开心愉悦，丝毫看不到有新冠疫情的迹象。6个多月之后，到2021年1月21日，克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一个女儿。



图 12 克莉的婚礼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十二、参加选美比赛的塔米

2020年8月到11月，关于新冠的话题似乎已经完全淡出了坦桑民众的生活。坦桑大选结束，马古富力总统成功连任。在再次提到疫情时，马古富力总统说：“希望世界各国领导可以像坦桑一样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将上帝放在第一位。”

12月5日，2020年坦桑尼亚小姐选拔赛决赛在尼雷尔会议中心举行。第一次参赛就顺利冲入决赛的塔米发邀请函让我作为亲友团成员去现场支持她。在进入决赛的20位选手中，18岁的塔米是年纪最小的。现场观众大概有500多人，整个观众席空置了一半。一起的坦桑朋友说：“50000先令（折合人民币150元）一张的票价将很多人拒之门外，如果不是入场门票贵的原因，你会看到走廊都能站满观众，因为我们坦桑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

当晚坦桑议会副议长作为政府官员代表出席了活动。统观整个活动现场，我是唯一戴口罩的人，一起的几个当地朋友不止一遍跟我强调：“哈哈！希尔达，坦桑没有新冠了，你不用戴口罩”，这也难免让我有些不自在，感觉自己仿佛与现场格格不入。比赛从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凌晨2点才结束，除去独自戴口罩的尴尬以外，我倒是非常享受当晚的活动。整场活动从场景布置到比赛流程和比赛内容等各个环节都很有当地特色，展现了坦桑女性和坦桑文化别具一格的美。塔米最终没有如愿进入前三，但她很有志气地说：“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这只是旅程的开始，明年我还会再来的。”



图 13 2020 坦桑小姐决赛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十三、足球比赛现场的奥斯

2021 年 1 月份以来，有外媒报导来自南非的变种病毒开始在坦桑肆虐，2 月份时，坦卫生部也开始再次提醒民众采取新冠防疫措施。跟去年 4 月份的时候一样，我在开车外出时被交警拦下的频次变多了，没什么别的理由，就是想要几个口罩。

2021 年 2 月 23 日下午，坐在家里的我听到外面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我心想 Simba 足球队今天应该是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今天是坦桑顶级足球俱乐部 Simba 跟埃及冠军足球俱乐部 Al Ahly 比赛的日子，比赛场地是在姆卡帕国家

体育馆。作为半个 Simba 球迷的我，因为再次紧张的疫情形势宅家已有一段时间，看到朋友奥斯发来的现场视频，我有些震惊，不是为比赛结果或其他，而是惊诧奥斯竟然这个时候去了比赛现场。

30 多岁的奥斯在一家报社工作，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还记得在去年 4、5 月坦桑遭遇第一波新冠疫情时，奥斯对坦桑疫情表现出格外的谨慎和担忧，甚至到 7、8 月坦桑各界普遍认为疫情已过去时，他依然小心翼翼。那时奥斯托我帮他买一台二手电脑，他说一直以来都是去单位用办公室的电脑工作，为了把感染新冠的风险降到最低，他想在家办公，而自己电脑失修已久，只能临时买一台。不仅如此，他还向我打听中国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药物，我给了他两盒莲花清瘟。

没想到曾经防疫工作做的那么努力的奥斯这个时候竟然跑去体育馆看球。看着他发来的视频，我很想问问他：“你不害怕病毒吗？还主动去人员如此密集的地方，而且视频里所有人没有戴口罩，没有社交距离”，担心这样说会扫了他当下激动的兴致。我便换了一种委婉的方式：

我：“恭喜 Simba 队获胜，大家看起来都如此开心，都在享受比赛。”

奥斯：“谢谢你，希尔达。我们太开心了，你可能不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终于打败了一支阿拉伯人的球队。”

我：“现场观众多吗？”

奥斯：“当然，现场观众至少 20000 到 30000 人，很多球迷是连夜坐大巴从其他省赶来的。哈哈！我知道你想问我们怎么都不害怕病毒？这次比赛入场的时候是要

求观众戴口罩的，只不过很多球迷在激动的时候把口罩都摘了。哈哈！就因为对足球的这份热情，我们已经把新冠病毒的事情抛掷脑后了。”

我：“可是最近我看新闻报道，坦桑好几位官员去世，疫情是不是有些严重啊？”

奥斯：“是的，非常令人悲痛。不过去世的几位年龄都比偏大，看起来新冠对年轻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我：“那现场看比赛的应该都是年轻人，没有老年人吧？”

奥斯：“哈哈！当然不是，那些老年球迷，他们戴了两层口罩。”



图 14 23 日足球比赛现场激动的球迷

图片来源：Instagram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许 帅